

## 张玉树与峄县民俗文化发展

清乾隆年间(公元1774—1785)张玉树任峄县知县,他“视峄县如家,爱士民如师友。”他特别在民俗文化发展中具有突出的贡献。当时,峄县民间流行一种地方戏,原名“肘鼓子”,后称“拉后腔”、“拉河腔”,张玉树时代改名为“拉魂腔。起初,拉魂腔戏班被视为“下九流”,他们只能以“跑乡坡”、“占街头”或者“搭板台,支草棚”的演唱形式,不能进城市。张玉树把拉魂腔戏班子接进县衙里演出,叫做“达嘉官”;接着由官吏、绅士、富豪们一齐响应,在自家里唱“堂戏”;镇街和村庄也纷纷效仿,搭台唱“社戏”,并在春秋两季的集会上唱“庙戏”、“对台戏”等。张玉树把民间演艺活动推向高潮。

共和国建立后1954年拉魂腔改名柳琴戏,1960年峄县改为枣庄市。1986年,山东枣庄市柳琴戏《匡衡进京》参加苏鲁豫皖四省戏剧会演。会上,笔者在采访江苏省柳琴剧团峄县籍艺术家厉仁青、刘德广时得知,他们师祖爷的祖师时常领班到峄县衙门演出。张玉树还亲自为拉魂腔戏班(同义班)写了一篇《风花雪月》的唱词。唱词的开头是:“人生在世走正道,风花雪月任逍遥。诸葛亮借来东风战曹操,唐明皇百花苑中唱英豪;阴平长袁安卧雪志气高,萧丞相追韩信月下辛劳——”云云。表明了是张玉树把拉魂腔拉上官民共赏的大雅之堂,起到了高台教化的作用,提高了拉魂腔艺人的社会地位。而今,枣庄市柳琴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峄县志》记述,张玉树提倡“以

文学仿吏治”、“与民同乐”。明代官员在坛山顶上建筑三座坛台,祭祀“山川、土地、五谷”之神,保佑一方自然生态茁壮成长。张玉树主政期间,每逢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这一天,他带领官吏和各界人士到坛山顶上举行祭三坛典礼。祭典之前,他凌晨即起,在县衙大院内用青灰划上一条层层旋转的大圆圈,中间放有五谷杂粮,叫做“围仓龙”。以寄托风调雨顺,粮食满仓的梦想。而且全县的士、农、工、商家户户都照样围仓龙。至今,民间还流传歇后语:“二月二的仓龙——事在人为(围)。”在围仓龙、祭三坛之后,他便在县衙门前开展大规模的“打春牛”群众文化活。首先,在大街口安放一个用竹片、秫秸、彩纸扎制的牛道具,牛身上带有绳套,绳套连着木犁;身穿农夫农装的张玉树一手握住犁把、一手拿着丈长的尕鞭,其夫人、公子、小姐皆穿农家服装,手执农具随其身后。第一项:典礼官宣布“春牛兆丰年,打响春耕第一鞭!”张玉树抡鞭向春牛打去。一连几鞭,把牛肚皮打破,牛肚子里装的花生、枣、石榴、核桃、芝麻糖、梨膏,以及馒头、年糕等熟食全都散落在地上。第二项:典礼官呼叫“春日值千金,抢抓春时(食)!”男女老幼欢天喜地的拥上前去抢吃食品。第三项:典礼官高呼“春牛舞春风,夺取五谷丰登”,骤然间号角响起、锣鼓喧天、鞭炮轰鸣,狮子龙灯,高跷、旱船、秧歌队、花鼓队争夺场地,各抒技艺,各展英姿。在热热闹闹,吉庆祥和的欢笑中典礼结束,人们都去观看文艺节目。这一天一系列文化活动鼓舞人

心,标志着为抢占农时,夺取丰收,县太爷带头打响春耕第一鞭。同时体现了官民同乐,团体大拜会的太平景象。

张玉树打春牛的精彩场面,是储存在老前辈心中的一道风景线,人们津津乐道。按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原则,2011年,笔者和底阁镇文化站长赵学良等共同摸索探讨,几经周折,把《打春牛》节目选段推向广场展演。优秀的传统文化,令人耳目一新,留住了记忆。

张玉树重视文艺事业,他和“峄县举人孙蓉村、副贡张兰坡、滕县高才生”牵头建立了文学社;他根据地地方特色将“榴籽、藕丝”作为诗词歌赋的重点创作素材,以繁荣文化,发扬光大。在每年的春节、元宵节期间,他深入基层各种类型的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民俗活动。从少儿的立春布娃娃、迎春鸡、竹木泥陶玩具游乐;到成年人放焰火、打铁花,以及彩灯、面灯、谜语灯、五谷瓜果蔬菜灯的灯会展示和竞赛,他都参与其中。由于张玉树贴近平民,政绩卓著,峄县城的文人、艺人、商人集体创作了《清官独杆轿》来歌颂他。其形式是:两个轿夫用一根长竹竿抬着“县官”,轿前两个人各执一面写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旗牌,旗牌前由锣鼓、唢呐乐队开道,县官轿后还有并列的“青衣”、“小旦”等扮相的坐轿人随从。大年初一,人们抬着独杆轿,在狮子龙灯的簇拥中到县衙里给张玉树拜年。民间传说,第一次去拜年时,张玉树带着全家人出门迎接,他向坐轿的演员躬身施礼说:“年兄

在上,年弟给你拜年,给大家拜年——”惹得全场大笑。他发现那个县官的纱帽只有一个帽翅,便问道:年兄的纱帽为啥只安一个帽翅?演员笑答:我是假官,纱帽不能安双翅。张玉树摇头说:不,不。如果真官办事不认真,还不如你这假官呐!后来,他专门买了一顶双翅的纱帽送给那个县官演员。后因战乱,独杆轿失传。

张玉树在峄县民间有口皆碑,根据群众要求,市、区领导于1984年责成峰城镇文化站邵明思挖掘独杆轿。他召集西关徐楼村负责人薛科生、刘汉军,北关工农街负责人席成志、郑允斗、郑继光等,兵分两路共同研讨琢磨独杆轿表演程序和一招一式的基本动作,经过无数次摔倒爬起的总体磨合,终于年底排练成功。从而,把间断近百年的清官形像重新向当代观众亮相展演。

史书记载:张玉树陕西武功县人,进士出身,历任清平知县、峄县知县、胶州知州、济宁知府、云南临安知府,后因积劳成疾病故于任所。临安百姓自发的报名,将其遗体由云南送回其武功家乡安葬。而今,张玉树已被列入枣庄市(运河古城)廉政官员纪念馆。

独杆轿于1991年由“山东卫视”以《峄县社火》为题,拍成民俗艺术片,经中央电视台转播后推向国际文化市场;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30年来,多次在省、市会演中获一等奖。独杆轿作为枣庄市峰城区坛山街道的看家戏而传承下来。每当展演独杆轿,峰城人民便想起了勤政廉明的清官张玉树。

□石正祥

## 柴胡店镇小石楼村之张家大院



张家大院一角

早就听说家乡的张家大院,在近几年红火起来了,这里成了红色影视剧拍摄基地,先后有《铁道游击队》、《血沃丰碑》、《解放》、《生死十日》等10余部影视剧在该院拍摄,并偶有旅游团体光顾。2008年,被列入枣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出于好奇和内心对故乡的牵挂,我决定回那里看看。

穿越古薛大地的薛河古道蜿蜒着向微山湖流去,大地上欣欣然有了夏日的景象。我穿过京台高速公路来到柴胡店镇小石楼村看到了这处建于清代、在当地昔日居首的古老宅院——张家大院。

张家大院位于滕州市柴胡店镇小石楼村内,是清代名士、音韵大师张畊所居。始建于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距今已近228年,村里人习

惯称其为“张家大院”。从这个院子里曾走出令其族人自豪、人们敬仰的两个人:一位是变卖家产为抗日队伍买枪买粮,开明民主人士、滕县人民副县长张瑞五;另一位是为了革命理想,在日本鬼子的酷刑面前视死如归、始终没有泄露敌机的密,惨遭敌人杀害的革命烈士张兆谦。

当我走进张家大院,映入眼帘的是触目惊心的衰败之景——残存的灰砖小瓦,坍塌半边的古屋楼梯厦沿,凌乱的枯草、垃圾……古朴端庄的张家大院,历经200多年的斗转星移后,只留下一副千疮百孔的模样。也许是预想与现实呈太大反差的缘故,一时,喟叹和伤感充盈于内心深处,脚步变得踌躇而沉重。

张氏家族是当地大户。据张畊第六代孙张鹏坤先生介绍,其先祖是明

代万历朝首辅张居正,当年张居正死后,遭抄家后其分支移居柴胡店,先在柴胡店村建造了府邸,置办了土地。后裔张畊,轻财好施,性情闲适恬静。从早到晚读书不倦,藏书万卷,才学百时,办私塾、授国学,广结天下有学之士和社会名流。以国子监生员授予儒林郎,郡政司理问之职,是当地的名人,《滕县志·人物志》(卷八)、《柴胡店镇志》均有张畊的记载。在其属地现小石楼村不惜斥巨资营造宅第,当时叫“石家楼别墅”。后成张氏家族分支宅第,有东西5个分院、30余处四合院、220余间厅室组成,总占地120余亩。坐北朝南五座门厅高矗,门前古槐参天,拴马桩林立。西院大客厅建于高台之上,雄伟壮观;中院“腰楼”高达五层,可俯瞰村子全貌。张畊因喜欢读书、著书,有专门放书的10间楼,固该村名一度曾被称作“十间楼”。据传说当年(1927年)直奉大战在柴胡店地区的一次血战前,直鲁联军曾光顾张家,当时正值夏季连阴雨,道路泥泞沼泽,车马炮无法行走,兵勇们就动用了张家10间楼的书籍,铺了整整几十里泥路上,才顺利过去。东大院东南方设有二层护院炮楼一座,曾是当年伪柔仲乡自卫团的所在地。院东首大坑的东面为大气非凡的张家祠堂。张家大院的厅堂楼阁,均为悬山砖木结构,青砖小瓦,古色古香。各院间洞门曲径,青砖铺地,奇花异草黄杨修竹,景色宜人,其规模居当地之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滕县六区区委曾设在张家大院的西大院。1946年春,政委杨广立率领华东野战军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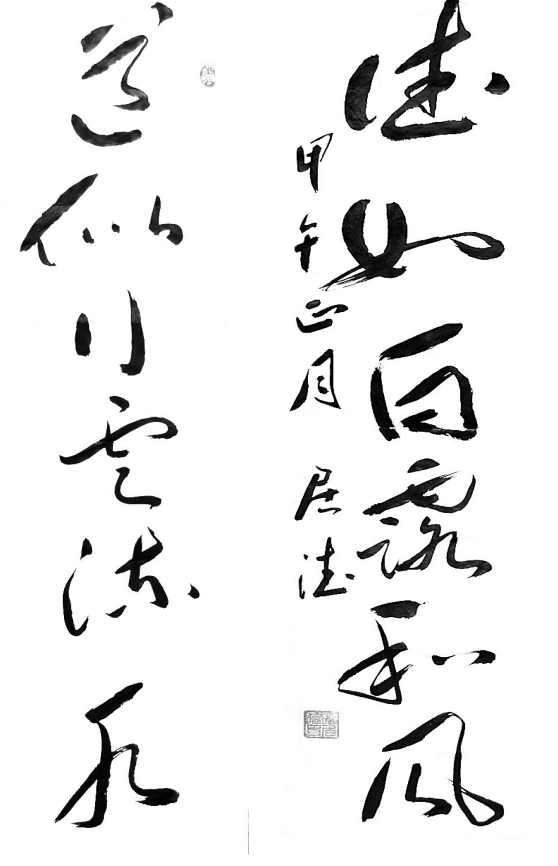
纵队第八师二十四团在张家大院驻军半年。

解放后,张家大院收归国有,西大院建起了小学,中大院为国家粮库。张家大院先后毁于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现仅存中大院内四合院3处,计有厅堂20间,占地20亩。在张家大院5个分院的建筑中,它备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当时聘用了外地的工匠作指导,集当地的建筑精英高手的智慧为一体,吸收明清两朝建筑的优点。属典型的北方套院式建筑,分为一、二、三进院,最后是堂楼。房屋整体布局严谨规整,房屋结构外形庄重大方,坚固耐用,院内形态各异的石雕、木雕、砖雕构思巧妙、刀工精细。

置身于空旷、阴暗的客屋里,恍惚间,我仿佛窥见了历史的那束光亮,嗅到了从北面扑来的一股儒家的气息:夜幕降临,风尘仆仆的一队人马驾临张家大院,一时间“贵客临门”的传报声,穿越多门在大院里回响,客屋开启内门,挂匾、升灯,恭迎儒家来客。当年的盛况,已随时光而逝。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古薛先民在鲁南大地留下的人文景观极其贫乏,而能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北方民居建筑特点、民俗风情的张家大院应是难得的一处。然而,它却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中无奈地失落了。告别张家大院,走在薛河古道高高的堤岸上,再回首,小石楼村已隐在苍茫的暮霭之中,莫能辨之。此刻,我脑海中却又分明闪现出一处楼房鳞次栉比、花木簇绕、古气盎然的景象来。当然,这是臆想,但我却希冀能成为现实。

□孙志强



## 挥毫泼墨一片情

——观张居德书法作品有感

毕业3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供职于塔塔埠办事处的张居德同学。叙旧言谈之间,知其少年爱好的“书法”已小有成就,故欲求其几幅作品以装饰门面。不久,居德兄如约应诺,虽也自称业余时间常常“舞文弄墨”的我,见之书法作品大惊,不揣冒昧,提笔写上几句感言。

居德同学和我一样,出生于“文革”之初的穷乡僻壤,农村生活的艰苦、“浩劫”之风的重灾,丝毫没有影响他对“书法”艺术的爱好。九岁那年开始,已是年迈的祖父慧眼独具,将最后的一点书法家学功底,悉数传给了他寄予厚望的爱孙。

自此开始,荷笔(一种丝麻笔)、火纸(上坟用的草纸)、淡墨(加水的墨汁),伴随着他摇摇摆摆地走上了“书法”艺术之路……这一走就是三十余年。

起初,家庭作业后的“临摹”是他唯一的爱好,假期作业本外他又多了一本“描红”,见到书法字帖、碑刻、拓片,他爱不释手。夏日午后的蝉鸣没有搅乱他习字的专注,冬寒三九的寒夜没有凝固住他的“墨池”……学校的黑板报报他常常主笔耕耘,校际间的书法交流常常有他的作品。毕业分别前他的书法水平已是“小荷初露”,被同学们戏称为“德公”。

“鹰击长空志千里,挥毫泼墨一片情。”带着祖父的教诲、乡亲们的希望,1985年7月起,他远赴江苏无锡,参加了书法艺术大专班的研修学习,师从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教授。本来对书法艺术极富灵性的他,得到名家名师的指点,更是“如鱼得水”。在书法艺术的习练中,他见缝插针,用功更勤,读碑化帖,熟念于心,书法理论、技法功底日渐深厚。他从楷书入手,习遍柳公权、颜

真卿、欧阳询、赵孟頫、米芾诸家,后又广泛涉猎隶、篆,甚至石鼓文诸体。“化古而出新”,他的草书书法呼之欲出、顺势而成。

观赏过居德同学草书作品的书家,均对其进步之快感到惊叹!其草书书法豪迈潇洒,大气磅礴具有传统的深厚底蕴,笔法精到、笔意丰富,意境刚劲秀逸、格调圆匀清新,既有外观形体美,又有神韵的内涵美。俗话说:字如其人。居德同学的谦恭高雅、为人厚道、待人真诚、做事潇洒,在他的一幅幅作品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可谓“德艺双馨”。

他精心创作的《无极》、《松石气》等草书作品,内藏巧、雅、美的风骨,笨中寓巧慧、拙中蕴高雅、傻中藏俊美,布局的巧妙,艺术美和技巧的水乳交融,互为依托,灵魂共附,天然趣成,相得益彰,让人品味无穷,让人惊叹赞叹!

他的几幅唐诗草书,让市公安局的

张玉冰先生大发感慨:“激情挥毫泼墨,潇洒自然,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字随情感的起伏波动,笔随心致流露出轻重、粗细、大小的自然变化,线条舒展,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音韵的气质神韵。”

他的草书作品《厚德载物》、《修齐治平》、《气若幽兰》、《天道酬勤》等被香港、日本、加拿大朋友收藏。其意境和神韵,有的具“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雄伟气势;有的寓“动如龙蛇竞奔走,静似乳燕点水轻”的热烈与轻柔。其笔法和形体,有的如“山岳群峰耸峙,江河湖海汹涌”;有的像“长空浮云随风聚散,苍松翠柏沐雨经风”。看后撼人心魄,让人如醉如痴……真不枉为海内外方家收藏。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居德同学现已凭借不菲的业绩跻身中国书法家协会,他未来的艺术道路还很长……

## 刘开锋,一个提着水桶写大字的老人

□李建琦

记得是在2014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在园区里散步,偶然邂逅了一种场景。一位老人手提水桶,在水池边饱蘸池水挥毫疾书。阳光金子一般洒落在他的周围,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静静地走近前,适才发现青色的大理石地板上,一行行水润的大字在朝阳的映衬下格外遒劲有力,豪放洒脱。

再一次偶遇这样的场景,竟是金秋时节,那位老人常常在窗外的小广场上,手里提着水桶,在晨辉里挥毫泼墨,笔走龙蛇。这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走近老人并与之攀谈后了解到,老人名叫刘开锋,今年61岁。2005年退休以后,凭着一腔热爱,报名进入了市中区老年大学研习书法。几年里老人坚持不懈,刻苦练习终于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作品。老人很健谈,说到苦练的经历,老人说:只这一个喜字,我就练了三个月,每天一大碗水,练干为止,终于练得这如臻化境的水平。攀谈之中,老人知道我孩子自小练习书法,一再叮嘱我,一定要让孩子坚持下去。

聊到老人所取得的成绩,老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老人说,平素里谁家有了需要,他都不遗余力,热情相助。往年春节,他还曾经在小区的院落里摆了个桌子,自备笔墨免费为邻里书写春联。并因此还上了市报新闻版面。第二天老人又专程带来了他的获奖证书,以及书法协会会员证书,和一些曾经参展的书法作品,老人还特意带来了新写的一幅条幅,送给我的儿子,希望能够给他一种激励与促进,在未来的书法学习中。他说,我所取得这一点成绩并不足以道,只是目前书法作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瑰宝,已经出现了断层,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到其中并将这宝贵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对于我个人而言,往大处来说也是积极参与,重在传播;于小处来说,又可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强身健体,颐养性情罢了。说到这里老人爽朗的笑了,在朝阳的映衬下,老人的轮廓愈加的神采奕奕,令人肃然起敬。



耿开升 羊年剪纸作品

水墨赏析

楼下楼上多理解  
互敬互爱少烦恼